朱太復乙集

宋太復乙集卷之六

五湖宋長庚太復著

序

贈楊司空治河告成進爵序

甚哉河于水之利害在昔難之入 國家尤甚水之道趨順怒過決則泝鄣則爭獨行則委合則鬬自神禹以降皆以河治河上者因下者塞泝排揵菑猶揹揹若斯之難也至元引之用漕國家又祖陵擁其旁則河合於淮兩瀆相戰瀨湃衝突強

者漫進弱者横溢淮揚之間沆然魚鱉矣故一曰護　陵二曰轉漕三曰奠居形勢盤錯利害互乘安有兼濟而永頼無患其惟天乎往者河嘗病漕河使者壹意理漕之務築高家堰起兩湖之堤排淮拒河交下於清口漕通而淮揚離于墊當是時泗之　陵無恙

天乎以為功賞酬之然取小勝耳淮故不敵河流日退而灌泗海門生横沙亘如隄河又淤泥不得下纍而倒于淮淮益漲丁亥戊子間

天子遣使者勘行水議便利而楊司空方為督漕尚書曰淮之害巡工蹤爭主　陵當事者執故議弗是也司空引去後七年而浸入于玄堂直指以

聞

天子戚然震怒追治故河臣使臣奪其官而起司空于家管治之遣給事企程出相視共議其所以救者于是河上之治專於　陵矣司空曰泗之溺由淮壅也淮之溢由河合也安泗急導淮導淮急分黃不去薪而止沸無益矣衆議譁然稱不便獨

與給事兩人相結堅持條奏
上報可遂上清口七十里北鑿黃家壩出漁溝潟
黃河古道焉因浚之沿至廟下五港經灌口三百
餘里達於海為新河闢清口沙刷海門沙引淮循
舊道遵安東下雲梯入于海如其故中從周家莊
稍灑引河四十里會淮下流置閘啓閉以防河徙
而漕其中役三時而畢會伏秋水殺新渠安流淮
盡洩泗水落于城
祖陵乎善氣佳萬年之基奠焉

天子悅而歎曰美哉禝禹功微是
吾祖其璧乎進司空宮少保任其子他以功遷賞
者數十餘人夫議河有三危故時往往費鉅百十
萬鑿渠不成成輙湮則身危河濁易淤河高十年
前一二十仞矣流合則急分則緩緩而入淤必涸
甚者徙則漕危又有曰黄河天地之大脈也自引
而南會王氣鍾濠泗之堧
祖陵負河面江淮
高皇帝出焉奮南紀而混中原寔占地靈亘古所

無分其後而判淮卜宅者命曰跳曰叔則運氣危
當事故患此三月惴惴保首領觀望東補西塞希
旦夕無恙完役為功遷而去數十年坐致此弊非
司空蚤識樸忠奮其身濟　國家目前之急而秉
時遇合猶慮慷慨天相其衷曷克成此乎予觀司
空河圖新渠天生低下
祖陵説重重關鎖悲司空之忠若焉夫黄河固天
地之脉也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行止灑合人力何
至於此司空所治者人也其成功則天也自茲往

渠善漕善

山陵善　國家保定萬世後人懐晃弁者誦

天子之孝司空之忠齊于堯禹美哉嗚呼非天曷

克保此者乎

崔文敏先生全集序

明有文敏崔先生儒者也吾讀洹詞曰周之遺音乎昉于左氏濫于諸子末歸抵於六藝被古服而言斤斤質具是矣讀士翼曰儒之波也章甫而寬於緇閑道者憂之證心性陳徳功一槼於孔氏其

言彬彬漢士之書也讀餘言曰吾乃今知易之神於理乎圖緯可廢焉綜陰陽紀繆而眩人大學中庸黜章句而故其義乃見大全也中說考程志朱抄譜系儒術刊其訛以定統曰此其紹明先生之言以自傳乎偉哉讀文范春秋其言曰悟天運之因革究人道之終始豫塞禍源永由治軌曰思深哉有憂其作于衰世厄位乎假前業託以事附竊聖義以陳王道焉微其文微其文吾聞先生好古而宗儒仕亂世亟直不得志恥于陽陽憤激無發

屢遷里居長休二十年閉戶謝文著書述言亦猶存古之道也先生志行詳名臣錄中搢紳縫掖談道之家能述之其書流傳天下博習篤行之士能誦之先生有孫世其家曰士傑為予長春同歲進士同令齊惠循有直聲以迁軍府論調遷令同為郎集邸舍一月會予言東事放歸既行崔子送于郊愀然曰有開直道者信于治詘于亂故進于治退于亂予何尤吾昔先大夫文敏行之矣身遯而名長已別遺先生全集諸書命予序且曰先集五

十年板幾磨滅而無序有待也文矣難其服古古矣難其人非人之難難同道可朱轂滿朝而向去國逸民亟亟乞言乎予嘗識之吾先生文豈得已哉善乎何文定志其墓云先生欲行聖賢之道以濟天下不得志歸而著書以傳來世予受而長泣起歎曰悲哉天乎道之阨久矣矣昔者鴻蒙之世天生聖人奮而為君翊而為臣若宓羲以至文武大撓封后以至門尹娅公衆運顯業開物善世贊氣交泰應如合符曷有素德而困庸者乎遭世若斯

之易也聖之不遺者自孔子賢自孟軻車救齒老而託於書述信以存古稱先王范後世沿斯漢以降斌斌儒服而守一經立門戶鄒魯其最者未有其顯者也何古者獨時之大行而今不振寥寥耶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盡矣開始者順紹往者逆未至者進已成者退日禺而于午則昃天地之運也運有衰理不滅諸儒生出而慕往業衍微言承其末光輓日月于中天歷不晦泪而已卒無乘用秉權揚吾道大明于世治運道運固世所翊而

統也五之下有三而三之后無一焉儒之不效則二千餘年矣何況先生乎于因獨悲于世焉開世曰君保世曰相　國家置相於詞林取金馬承制習典故練要守文保定然十幾得一耳其實多鮑榮玉色無當懒于志澗于務而怯于用志不知千古之道身不歷四方之猶循次而登取具文書如漢丞相長史耳業績畢畢孫于往代爲無經術之故夫相者裁成左右燮天地和宇宙彌一人康萬民非大儒碩學德懋身鴻深具于聖賢經世通變

神化之略曷克勝此任而眞太平乎此非詞臣之
過過在詞臣之不爲儒耳今文敏亦詞臣也歷觀
其書斟酌王略調劑時運按于古善于今其人偉
度聖賢事
武宗世亂而不隕事
世宗世治而不苟逢介然屹然具大臣之道社稷
之役此兩者于詞林二百年幾人焉而終不一使
秉成握樞以爰相而輔世乎以賢在此以位在彼
世安得而治豈非天乎抑人乎悲哉故薛文清何

文定皆儒而不相近江粤鄧公數起不赴儒難用用儒之君難遇以數君子得遇合主眾佐天子以聖賢之學乎必且式典以善世必且闢門而納麓必且守義以咈上沛澤以惠下大道之公三代之英庶幾逮焉進章儒效退表儒節安有營營泄泄植私娟賢包承裕蠱茅取陰陽與人主俱上下保旦夕居寵者嗚呼獨不得遭與手棄而錮廢何恨焉天乎悲哉于讀先生書而每發吁然蒿目也

茅季子孝若北遊贈言序

吾里有豪少年奇士曰茅孝若季子起世家父兄貴盛有名而脫落好節俠方壹而慷慨一世居平奮然功名之會博涉工文辭篇章煒如也廣游交所結半江以南半多稱才人唱應延譽猶然諸生而吳越賢豪士大夫無弗識慕焉號為令終童十五應里舉三上不第乃入貲北遊太學故所遊客數十壯其氣為詩章贈其行曰季子入洛旦暮揚聲名天下季于交予晚頗獨以古道謬敬予且發抱諸贈言過予田間辭曰先生何以命我予慨然

曰以季子之才富貴所自有雖然季子故非富貴之士也季子固以告我矣曰經生者所以經世也不廓識不弘茹不通當世之故循性而冥行幾亂天下今之士無惑乎不如古也守掌故塞戸牖一日釋褐而睢盱乎專勢利是騖今夫太學詩書禮樂之會賢者之關四方之所輳也入近

朝廷明政治得失見接公卿大夫游士方物譚議上下漢世橋門之後三公二千石賢者數由此途起天下士至負笈萬里而從遊貧者至不羞鄰養

盛哉吾將以是觀焉夫世祿之家鮮禮文士㢘弱其習而辟之溺而忘其反逮老不振茅季子在弱冠志㧞卓爾出而秉世資植節展采效功名于古人豈其以是遊覓巧捷會取蹤爲仕途而同當世考咻干澤之夫乎不然矣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運衰人窮哲士引匿豪士攖搏而赴焉當今四塞有非中原多事武夫中人旁午騷驛言析秋毫天下禁錮上二百餘人官署屢空在位者取充員自保季子每嘗談世則拊膺毅然欲得一當

明王季子安淂不汲汲乎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乘車躍馬唯恐後時自古功名之士蓋如此矣雖然季子方少年有才奚慮無成盍慮其所以成乎我請試言之唯吾子擇焉夫名虛器也物難齊也才美道之蠹也名勝者招忌道廣者納瑕才外衒者神惡其不蠲故勢物之所淫材智者弗入焉豪俊之所馳道德亦弗過也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皐而于天聲乃負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言致一也夫臭故難投耳一薰一猶同器相仇天下之為猶者豈少哉老子曰良賈若虛盛德若愚不愚不足以言盛故至道之士黜聰明去智故合乎大通夫華而不實才多識寡昔人所以敗也豈為其無美哉美而有之有不如其無孰知無之之為有乎故曰務內者行乎無名務外者志乎期費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茅季子方少年游息少需奚慮無成而奚用汲汲望名而趨吾懼其有才之為累乎茲遊也成名之會損益進退之交也

季子勉哉季子曰諾聞命矣請書其言簡端為之序

上壽外翁蒲圻尉盧公六十序

外翁盧公今年政六十攬揆之日內外宗人子婦稱觴為壽禮也壻民長春放田間引罷杜門遣婦往迎翁翁方脩齋謝客意欲謙讓者三弗獲命于是遣拜為文授觴於婦行祝致辭曰翁可以觴矣昔者翁幼孤撫於外家弱善病其先世數不富於年人以覆卵危翁則翁竟以謹身嗜學克其家為

儒有名少生於藥餌遁三十浸壯浸腴至今齒堅須髮善也天固嗇其初而羸其尾乎壽康五福之錫也可以觴矣童時侍翁讀書下帷簡練人休勿休葉無所不窺摩怗救乎研席而試不售及丈詘就蒲圻主簿俛仰失志也獨義不爲溺小官骫其道約清內行損奉拉部運之丞之太守長令丞稱尉儒者而辛以嚴操書佐被誣至對簿遂奮然棄歸學不顯世官不行志人故訟翁翁德無媿無媿是樂也可以觴矣牲多人道之憂喪家室艱似續中

年以上數十乳帷吾婦在乃今兩男並秀大者舜象讀父書矣岐嶷膝前著綵躧拜把酒齊上壽子何早暮賢則勝耳里中茅副使四十餘生仲薦卿薦卿復四十三矣成進士十五年而休沐侍無恙翁固當上壽子何問早暮可以觴矣家舊累世富人競諸分少又強半乾沒老督長業儒不治産以吾外毋施黽勉攻苦勵讀棄背二十年則賣廬舍入仕仕無長物又業損矣莊田林稼就荒蕪圯怡然無問也閉門課子類坐取酒獨醉醉率爾為詩

章屬兩子學歌擊蓋和之非故人野叟不得至嘗
曰唯用貧喜故得樂即貴富者今吾與苦生氣比
年豪貴人家積穰破產刼生趣大獄此非以求貧
不得乎佚我以老休我以無事不徼福於天而暢
然獨遊是謂以恬養生非耶是謂真樂奇以觴矣
經曰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無恩而大恩生焉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高峙善崩深谷爲
陵桃李甘而霜零松柏正苦而青青天之道巧應
而眩人善尾而後定方其未定適來無不如志宣

驕汰傲物盛盜誇骫骳之夫注耳目豔趨焉及夫
滿溢乎陂狥身隨寔向來蒙辠求保匹夫不得然
後明名身孰親而進不如退乎故曰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吾何以占翁之必上
壽哉吾蓋學道矣昔之歲夢神人而請之曰何長
生曰善生何善生曰樂生生自樂也無其為樂也
神恬常愉豫常賛簡常適自取於神夫何取多於
物也乎哉故生生之厚道家所惡其厚者惡其薄
者樂故曰翁能樂生樂生者長生也

周禮筆記序

蓋言學者博極必考信於六藝固以祖尚三五遺文猶其取裁於聖人乃徵信哉然自焚籍之後禮樂特闕焉儒林傳稱高堂所正士禮其儀容耳無關經理之務而周禮一書出於河間王募民獻書所得當時學士先生無所授受歷數世其業不顯閒起訾毀之觀子駿所移讓博士是果定孔氏之書非耶昔者武王定鼎周公攝扆歷數十歲而制禮作樂王典通於天下六官憲令周家所以致太

乎也。由王氏兩試不效。而儒者之談為二。其一曰規模綜理。昭廓宏致。非聖人莫備焉。其一曰王者宰制天下。如大路坦然乎之也。而為此攢尾岐乎哉。事多不經。舛大道而實後世紛紛之口。夫仲尼追素王之鈇。斟酌四代禮樂。蓋嘗傷杞宋而想文獻之徵焉。徵者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周綱解紐。列侯雄據。改王更憲。而人自一尊。當孟子之世。既已稱惡害去籍。其詳不得聞矣。冊府無守。孔壁無藏。其定之為周公仲尼之遺。爲從實之。已幾燕

書而郢說乎。易窮則變變則通物極則反子曰虞夏之質商周之文盡矣又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故荀卿法後王蓋氏取三蒙夫豈其不信于好古道固有反而相成濟而後相合也使孔子定禮而在必有斟酌之典使孔子繼周而王則有損益之宜使孔子起于後操是書而理則有會通乘時埽更之用夫聖明也神也聖人不凝物而與世推移如必推舟於陸而求馬於肆安在其聖乎然則周禮可廢乎曰非也

夫固曰與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善學者如食蕉
刋其皮吐其滓取甘而已善理者如樹木披其枝
葉而植其榦本則唯舊華則唯新木猶木焉秦滅
五代之籍而漢收其燼遺策斷簡奉為寶訓是書
即未定本猶然周末秦先處士文學所撰記當代
典刑大指或存焉慮獨舛駁傳遠者訛耳有能訂
謬芟蕪昭宣令美求先王公之意而折其衷以纘
孔氏之業俟後世之作者禮其有興乎嗟乎吾讀
馮子所著筆記慨然歎焉其書不敢當經而託於

疏家楊權二鄭而參伍王制合則合疑則疑疏則
疏大要以於其義竊取而文辭清辨如穀梁是齊
必傳是禮之幸也馮子當今閒人作述行於世世
習其華不盡其實年垂老而位不過外藩經世之
士惜之　明興立政酌古六部之政如六官坐論
三公質成天子法畫守而定壹尊漢以後善通制
者莫如其治乎亦莫如今季矣法漸窮而漸失
高帝之故當官束手委無誰何天下毘毘極敝而
無以濟之豈法之過哉夫治何必周禮當其宜者

為政故欲仲內政權易古而治安石新法拘從古而亂救時之道異也通其變以不倦而脩其古以典常時乎時乎馮子蓋有望焉

輶軒錄序

嗟乎予小子蓋嘗論東封而傷朝鮮之亡輒流涕焉夫宇內封域代遷世徙戎蠻夷而華或自華而夷朝鮮故殷太師所封周王之分國也九疇八條衣冠鱗介化其俗惇信質慤有商先民之遺風而作賓有客紀于詩書是以海外絕壤陋邑小侯而

入與諸宗君公會王帛享貢通禮義文物豈不盛
哉獨以濵碣阸隔介居歸墟大漠之交鞨羯獷[illegible]
民生鷙悍其風氣也入漢後太師祀斬而高句麗
遂爲海王禁夷隋唐以全盛之力百萬之甲睥海
而征不能降下我
國家定鼎燕京朝鮮其左服也聲教近漸獨于諸
夷號稱義蕃二百餘年恭順来王自昔未有朝廷
亦獨優寵以風四夷每嘉事封吊綸章皇華名數
駱驛而其國君臣益以務儒術習儀容讀書説詩

雍容以干中華軺車所至賡歌列咏載于吾師太史黃先生輶軒録中亦猗歟盛哉太師之遺教在焉予小子蓋覽是書而再流涕也夫國悍則綏之以弱國弱則振之以强此大經也隣于弱者其國利鄰于强者其國憂此大勢也朝鮮唯以文也效二百年

中朝之順亦唯以文也一日讋于倭而衰禍不振

夫朝鮮去京師數四千里然西渡鴨緑絶遼陽唯一關一鎮中無名都大府之限塞衣疾走其勢便

利倭首有狡焉内窺之志故决意爭朝鮮徃年壬辰
之役挾兵露師三歲撤而講封封行而寇至今集
千艦二十萬衆嚴竟而據要悞國之臣輙至進言
欲棄朝鮮内保朝鮮彊弱錯也在所用之以倭之
驟迅附以三韓用之不在高句麗下而我欲復以
柔服朝鮮者二文告臣之得手幸
主上明聖赫然遠繫當事通夷大司馬石星按大
辟特遣重臣將十萬衆度海徃救斬馘安傾事在
必濟然萬里饋糧三軍烏合下席遷延之役中制

和戎之市。外無犄角之力。內乏楔舟之勇。民竊憂焉。國家運昌。
祖德遠。名王悍庸。關白老矣。相將不和。意其天乎
天乎。嘗侍黃先生。執書問東國盛際與山川形勝
風土。輒相對流涕不已。嗟乎。誰東國成而危至此
乎。黃先生不以謗。退次且贊大政。當封事 廷議
必有抗論折衝制廟堂之上。今在位大臣無有講
識東方行事。而經略出師至引陪臣以論地形要
害。悲哉乎。讀先生朝鮮志而感其憂國。輒流涕為

之序嗟乎今當事僇力諸臣勉乎無使輶軒至先生而絶乎

董遐周緒言詩叙

今天下談詩推吳興云二十年來數子起五子之後而反其業壹禀古而結獨裁先民與侯升友允兆與翁晉晉叔友伯念别起頎其外晩出業大較合相結莫逆盖古道之范人如此哉言衆析之聖言今驗之古世變言不可變古式而今今摛而古三百九章以来未之易也侯升困公車久仕不長

伯念數奇矣。已得孝若，斐然弱冠，起聲稍稍棄病，乃又得遐周。何雋耶，冲敏自上。幽以括前人之窾，而銳與吾黨縣上挹六代之流，而下酌四唐揚其波。所著燁然秀，泠然芳，可挹焉。自詩紀行，天下之詩盡變為六朝。六朝，古近之交，功罪之首也。自古率而沿以委，自近較而泝以源，古實無論，唐中之為近，皆迷其源者也。謂海入于江，而不知出于岷。江幾竭，海幾乘，然薦岷而濫之，醨而分渠之，使天地間幾無望瀆矣。不成大方之觀，不合五祀之制

昔予嘗與侯侯升論其源予仕矣壯稍稍引津而上侯升困暮竟齒守壘于盛然評者謂守盛固不得盛也今之詞人又且離盛亦不得盛其華以攀宮體上下而其幽細落于晚天下亦有知推吳興卒無知吳興之所以為吳興也數人且老予又習道不得津于天下遐周其茂哉勉諸方弱冠負此隽心孤氣以往為古古為近近為近近古為古近又汎濫古近裁其間三國六代之英相揖而友也作之不已乃成君子少而讀書如日之升勉哉脩清芳

澗沚之韻益寥廓風雲之氣天地四方男子之事一丘一壑何足自許道民老未頹幸幾見于遠矣夫天地四方今古猶是得其猶是何所仰不戴楚漢頫不衣晋唐翩翩斌斌士之業與文俱盛不顧偉與吾行為子偉其全初聲一班未敢盡予遐周為宗伯孫予同歲給事予儒第六子于予通家而狎與允兆游孝若之自出伯念之弟

朱太傅文集卷之二十 終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序

史删序 茅薦卿

夫史於天地尚矣。序乾運緯地文。行世儀表王路。決人事。備萬物之故。失得之象。絡古宇宙。所用揭焉不歟。以並存。何洋洋大哉。六藝表世之典。史居二。尚書記大政。具文而簡事。春秋立大法。筆事而不繫辭。蓋副在傳焉。年分條列。詞富事繁。自古左

右史載筆書告正體如此體之更自外傳國策始或國一紀人一篇綰結終始法如貌人傳真乃司馬氏史記之禘祖乎其功史其業文託以行耳子曰文勝質則史文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兩者約略可以得中中體也班固論曰質而不俚辨而不華詳而有體斯足言彬彬建業不朽歷代祖述誦法良史不爽豈偶哉今試取東漢以來千餘年間搢紳掌故無能誦一篇一人若存若亡茇茇如遠三代經生帖括漁獵至勤苦而攬世尚友寥寥如

望海博物修詞家采于晉後幾闕也抑所稱勝質無文行之不遠非耶固史才難如此哉三國以于直病于忽後漢晉書以于質病于無章五朝南北溺于文哉當時宮體詞賦唐則靡宋以澀是無故彼有法此無法文勝傷之不勝敝之所以文失也故班氏沒而史亡史亡然後資治通鑑作統二千年而正體復亦有天道焉然而功取稽古筆削不居孫左氏之辭始末無徵先後簡舛失左氏之格徒使一人美惡心行不相具一事疑信枝本不相

發離合脉絡不相引如書志天地朝廷四夷卯文鉅典義無考見其奇節微辭家里名字又細耳故史鑑如天文經緯自當兩行代中史烏可廢乎哉烏可廢乎哉竊計史亾有三難有一絶漢之上書疏論議詞賦皆古文爾雅本自永世官品式程章物徽號大都舊憲人間稱謂口談里諺輿誦歌謠許語亦鬱有先民遺風後世有一手實録則文渾改竄則質滅古人記述參異有之何得全誣則删撰之難太史公采本上據周前秦先名書下躭掌

故業內紬金匱石室秘文班氏沿史記而王劉諸楊諸君子著述班班後世起居時政諱以隱民間稗官叢談餘屑臆妄則采收之難太史去戰國班氏去武帝皆百餘年文獻故老風俗傳聞耳目徵考之藉已乃纂脩革代數百年之後則稽覈之難丘明子長孟堅偉偉大雅軼世之才師弟父子揚榷授受而其人又病廢罪囚不得志積憤其所為萬世雄有意乎言之後開局聚官作不一人人不盡才局之言古人與其不可傳死矣哀哉雖然迹

者覆之所出也史者文之所出也是在人後世名人才士漫誘不任退之至引史禍自護而歐陽子一奮五代傖攘閒業亦可觀學者誦爲夫史之重于世重其繫世胃建業者鑑其纂偉物者按其故製詞者擴其華然皆因文而顯 明興世統紹正闢天地于中天

祖宗憲制賢士君子表樹鴻烈超漢以上乃史文闕焉長春不量竊概于中自弱冠習司馬氏有味旦暮似得法一體然宦仕淺四方遊不廣中秘不

竊長老聞見無徵。師心而作妄難不得。又欲發後漢以下訂備之。芟蕪存奇代不數紀。傳不數人。別潤成一家。頗如太史公傳周秦間法而古籍尠遺正史外無取焉比窮學生。又華札廢矣。泯泯千四五百年。大業永絕名世不出。天地文明運秘不啓蓋有靳哉。惜乎。會吾友茅薦卿居告。備史刪斷自班氏後始迄于唐先成東漢刪出讀之。欣然歎曰此可傳矣薦卿讓不肯任討飾。而會文以事挈要拔尤削者削損者損。灑灑焉不煩而見全。少文而

淂質斯亦竊筆餘事。先朝之忠臣學者藝林之軌跡不亦傳乎。具左氏之事而屬其體脩史之體而簡其辭簡已文矣遠矣考世于彼校人于此尙亦温公通鑑之翼幾並行哉有任之。何必自為。以故發揮史業論其世附以意表其功。為天下後世學史者詬焉。薦卿康門先生仲子。畢世醉心于史漢二家。有詩抄行世仲有家業云

潘碩甫品藝小序

吳中多世貴家然其俗群公子競多豪舉相矜為

娱華其貴也則其賢也新孝廉潘碩甫出太史公家翩翩佳令爲道民中外兄弟當太史與司空同産越家再徵儀進士司空子再碩甫太史孫蓋三世矣予長碩甫幾二十年在予鄉舉時嘗賜飲長姑前碩甫方兩髦華挙酒未童也而成人儀予起上壽姑曰若弟必應宅繼其家占在冠稍長善讀書秀文逾冠未舉姑嘗責讓予汝負相人有不中耶應曰觀其文注刻深深難入也法當小遲所見有貴人家美好好偫如阿碩而終紈袴者乎及是

年三談藝而三貴之遂第姑家謂予卜相品藝奇有神云要以予占碩甫不在是碩甫雖生貴爲憺約自刻如處渟涯即未脫意嘗拔之薄味寡嗜年二十以上嘗獨居傅舍行游學嘗數百十里予嘗見其瀚裳布茵坐白木几泊如也自予入道三數年來所見相對談談多至亹然振俗服古而蓋其前閒卓犖指畫一世大當豈以席門戶夸詡諛閒與娛閒滨眦碌碌浮矜嬌飾有是哉語曰不知其式視其後不知其人睎其語今其藝文具在抑

之不沉舉之不憍奇而不邪華而不濫內以反初
外以投俗其取材博而凝志專善審音者不望而
得其人則碩甫可知矣漢以上舉士尚行唐以下
舉士尚辭行入者前矯辭入者後厲為既入而辭
無所用也往往高才生文辭爛然炳一世而蒙詆
玉卮及行誼不高位至三公九卿而天下不貴也
何也爵人益也文人華也以予占望碩甫故得其
疑約卓然出當為名士大夫老為名德如其餘家
自有之道者出世勿論即在世亦勿論

朱爾化印道業序

博士家言哉　國家一代章程也登良顧膚要以經世壹禀此道故嘗與世上下世皇末天下靡濫習為套套者人人冒而用之今士蹈然務奇要知言之異乎昔而忘言之同乎今乎奇曰特曰獨天數也人法天天法道道無而有一而神超然倘立一出而衆執之而假合衆人以呈言我亦人耳人盡天下不少耳不少安取奇今之視昔夏日之語冬冰也射不前期而中人人皆

羿乎御者不由涂而駕其逸于山陵越陷于罔澤一也昔浮于理之外胸于理之內今鑿于理之內陵于理之外昔用溺今用朘刻昔用剿于口今用推剽于籍昔用翕翕痺庸今用佻達狂賁一棄先王之言譁然首鼠溪蛙飄忽眴眣詐幻不可物唯之與阿其與幾何禺之與昊相去已極往年前道民見而憂之憮然嘆曰

高皇帝法變至此乎天下騷騷多事矣而今不圖其微也今天下士始憂之猶不知變之生于其心

害于其政陳詩觀風聞樂知德鳳凰鳴岐鸜鵒兆釁誰謂文也不如一喙鳴苟然而已乎一欲變之其經諸道乎經正則庶民興非豪傑特達拂衆好古之士振拔其間誰迴大海滔滔而西之乎吾門朱仲雨化往方蕭然席門從于遊卓爾匡坐絃歌之風其文辭爛然善也故竒之天下士逐十年舉於成均退而脩業當于好道而化亦復好道驟過玄栖問曰道人可學乎于曰人惡可天可天之於鴞其運耶百昌生而取嫗焉庶族萌而取息焉三

展四序推以取幹焉其崛若悤若斡若迭用于天而天未始告勤也恃其一以往也唯一能一衆一故其一也一故其不一也一巍巍乎大哉天乎刻雕萬形而不為巧錯伍群衆而不為擾包六極而不為多凝太虛而不為少故善言者竭善趨者蹩善計者劣善技者拙天唯無而無不攝飈風注雨在下蒼蒼在上跳尤連珠在旁樞在中故曰乾以易知無聲無臭天地之間猶橐籥乎雨化崛然起曰要哉道一以貫之吾聞于天契於人請以文印

焉自吾入道三月而召好去惡撡觚成辭灑然如濯也凝于心注于手未知其當乎技進于道乎予曰道也微寧技以斯言往抑未全貌世幾其超世也若以奇焉其為為奇乎方用世乎往其勉務以經世乎乎道民絕口譚業五年隱矣焉用文之過矣過矣

儀部張以登集序

世言節士標峻文士風華兩者不相謀然而植尚敦敎卹天地之大於人代則節重矣每每古昔賢

者負矜孤往堂亞氣矯矯著于當年處為石隱出為孤忠大都標本行自好悲薄厭文詞委無用其兼語自見發所獨蘊著書為歌章于湘郢長沙蹵室業窮著然其韻體可考而知矣大都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吏者言和志道者言抗志悲窮者言憤惋憾人羈士不遇世之作天下後世竒其文高其行而傷其志意故未有兼者乃今有以登張子張子起家儀部郎會
天子詔下並封三王時禮官方以建

太子未得請廷臣群爭觸忤切責一日奉
旨舉朝莫知所為張子奮曰義無大此倡其諸郎
六七人三候當事輔臣王錫爵于朝堂陳大義烈
烈反復諍辯當事欲列諸名述以聞曰無柰不測
何六七人張目挺然以死持厲聲曰誠令為天下
本死報
主上無憾言遂上
天子矜其忠寢當是時天下知不知皆聞張子輩
持大體定國忠 朝廷有義士風名益著昔章者

益不堪彝會計事䂓趙考功南星以東介主清議
執不阿張子亦毅力爭遂黜左遷爲光州倅天下
皆謂張子亡抗激節俠人而張子乃文儒邃邃恬
如也家世陽羨桃五湖江南佳山水之隩所居城
南桃溪溪緣三曲故名漳以張子易名張溪著有
賦卜居右别爲西園宮三畝竹一區通水一梁葉
扉漁磯畧蒔植爲籬閣居中四雲聲張圖諢琴讀
書優與諸古先生游暇來往畦落狎田間父老說
五行問斗酒勞歌相驩而遠則與三吳諸郡雅儒

老師及遷客隱君數十輩為都講之社演六藝陳天人歲時游談理言雍雍比于洛下闐闐焉其意氣以夷也而與人容容飲以和無貴賤被接欣欣已忘遷人人亦忘其故郎也夫言故似其人矣考金應金扣玉應玉哀琵不能令愉急管不能令夷此天下之至不可餙者也以張子鄗若彼遇若彼而其人若此故其為詩翠澹穆冲曠不盡耆古人而能自以情止禮居然名隱之勝于學百氏無不通而為文嚴重矜餙持歸以平不極欲為異人亦

不欲極談人間蓋有隱憂哉聖人定哀之春秋乎
好古篠素出其天性行之樸真坦坦也故無庸效
屈賈兩大夫則于兩大夫之怨遠矣士君子之節
與居士異將為世用非取亢世遠猶而弘器用善
乃以節善彼騷歌懷沙弔子惜往悲回小介即以
遇主必無當闢文薦救之勳洛陽少年馮其才不
勝激于賦鵩憂生而取忌絳灌又何易蕭曹也不
以天下自容曷能容天下倘在于今則張子割席
之友乎張子秉節廷諍所關國大高于詞令治安

之上數等退有以自樂更過之其品固不以文行余論其文亦主高其志誼將無為反離騷非耶余後張子三年言東事罷斥自以為不如忠不悟主而負狂名引罪杜門玄栖事衛生之緒忘世老耳不敢掐搖從江南高名諸君子游心慕張子十五年未識面數數得緒言定神交于沈叔敷其舉士也出則犖犖隱則冥冥士君子龍德見潛固然方今何嚣嚣建鼓不靖耶立義顯忠善處升沈之間如張子可以風矣故因叔敷請為叙攬其言行

卓然品不虛哉天下自知張子不亢世真為善也

也

李寅中詩序

蓋嘗有慨於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氐皆賢聖所為發憤而作也則政陳雅德美頌正始二南夫非太平貢志君子宣播徽音上嗣光華賡歌之懿事哉桑何憤云及考周家制禮樂於文公鴟鴞東歸後所著章什述先德侈朝典倘亦訪落將美靜正之思猶風人主文譎諫不得已而託焉乎嗣而小

大正傳録於變九章歌辨發於騷涉江創於王客河梁振於汶房憂命飛鵩慢世子虗髐髅窮鳥諭生孤竹此其人皆負經緯之才思有所效天地適弗逢世不得其志慷慨悲吟寄一成方以自言嗟乎此司馬氏賦士不遇而歎息發憤所以乎古今數千年文人壯夫往往離此患不少也有弗傳耳何渠必太白子美一生飄零竄走囚餓以吟死雖然不吟亦死死有吟在至今誦其詩精靈想見焉每念此為憤不已也往無論當于所善里吳允兆

新安潘景升兩人皆才以詩聞天下而桐汭有李寅中晚獨苦匿山中杜門咏先王風已輒憤咿唔作詩自壯不求名天下亦不知之計余交寅中由介弟太冲於故障婦家戚經席間識其節士好古今三十餘年矣方余爲孝廉寅中與弟兩高才生毎集氣忼壯目無天下吾弟豪於酒醉輒狂歌談便便自喜而寅中頎獨脩亢矜於名立節不侵然相與結大歡余時館戚用甫閒故障士人人嚴重之以何余仕而兩人數試不利吾弟遂北入太學

交四方士稍有名竟困馬蹄長安十餘年寅中居然華屋嵁巖閒抱書骯髒蓋垂老而兩人俱爲詩筆頗雋令扶風流翩翩韋下帷業嗜不深則寅中孤秉塞淵沉于楚騷周變而壹稟唐杜氏發所坎壈艱憂獨往不可一世之槩其天性顧以青衿生感世不爲淨涙扳蕩而小小寄傲山水游娛石隱窮交間其性敦志苦確乎自暢也幾有杜之真風才遜月以所知天下相士獨屈兩生使寅中當壯駕時信其節天下在孟博公榮之間表世有望焉

終白首一經以遁於吟愈老愈苦舉向來壯士風
雲日月之氣鞱首浮沉爲周容降心以入于世悲
其貧不能賦遠遊歲授教餬口門人諸從通利爲
顯官不以倦游託獨見器其家中恭常從燕言山
澤比於竹林東山二十年中三止予玄栖論文翻
經志穆然獨遊每於錢唐湖亭扁舟載酒仿佯風
月之下遇得意長歌飄飄欲陵雲從仙遊時歎曰
得提一書囊徧天下名山爲子長太白子美極域
中之觀放其志何知不所囓結有自見如云云傳

一代業乎困老矣人唉吾拙吾亦自守吾拙乎傷其言爲序其所著表于後附哀時命惜往日之流曰制科困人人多有淪沒如此命哉時乎

朱太復乙集卷之廿

朱太復乙集卷之二十二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序

上壽鹿門茅先生年伯九十叙

上客諸大夫儼然過玄栖問於道民曰子畏壘之居五年矣蘘布之衣無冬無夏辟穀兩登而容不彫子果有道乎如是爲長生耶何幾道民謝曰嘻吾胡知經則有之客曰必子瞿瞿攻苦席薊據蔟綦茹麄厲執婦爨謝僮指幾殆而後得之夫乃勞

乎與苦俱生今夫茅先生者九十矣生長富貴未嘗損高明之奉不習禽制之術善飯行步燕言便便氣體居然四五十人尊何道耶神固多於天耶壽隣於命道民起曰唯諸大夫未察也抑未聞道道太上有之次合之次滌之次下而後脩上驥不調大圭不琢扁也巧心斲輪疾徐器車以所用之禿而施髢跛施屐脩道者之爲補苴也如先生幾於合道者也客曰願聞其合曰道道也道之也絕迹易無行地難經有之曰吾有三寶持而行之曰

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今先生慨慨惶心于良施舍行義三世矣近者倡子仲郎官蒍鄉割田千畝中半贍其宗䘏其更門以內于姓無待火之家鄉以內無向隅之未竟以內咸里師生貧交知故人無將恐之賊不既慈乎為垣屋止於壯固服器止於危羞食止於飽交遺除會饎厨止於節家無行園戶無游賓堂下無歌僕寢無庶御藏無難得貨見子孫稍稍汰時督呵之見里治茅過當面數曰若夫為秦皇漢武事也天性省嗇俗大侈先生

恥盈禮爲亦不偸乎才揮擢擔任善談兵足以經
四荒瘵三揖而官不踰十年官不過臬大夫文辭
爛然禀六藝成一家而故薄劇剽轢古人恥與當
世啗名標榜爭衡也人有小善及能言緩頰游揚
大人前唯恐不及緩急不待告攘臂而起常爲陰行
護救人于不知其務德如是而不欲矯刻表暴爲
名高氣可以任俠立不侵侔財足以通權長短而
被侮不讎與之名則受若辱若濁守黑執雌善下
而不爭亦不亦不先乎亦不先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取

諸謙儉二篇用享窒欲可貞取諸損慈仁也元也元善之長也合德大生而酌盈不家食而養人取諸大畜天施生地載以成澤和悅不盈山上而止卦三用止唯止能止衆止吉祥止止止不殆故曰共樂與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是為究義老氏之所行衎而道之所有乎雖然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不忘者賊之吾又見先生忘焉忘忘機行忘嫩言忘瑕適間常午人下心弗知治生忘計徃伯

子豪舉。立揮千金弗問也。與人忘言德。世忘寵辱
卒而起。沛然而應。泥而釋。已莫然不見外物。唯吾
意自壯至老。攖涉多故。而其神凝。其心不入於樊
樊雉雖王。不如啄于澤。駒上襄而閑輿。不如嚙草
走埜髦馬之壽也。其忘也。今俗之人競以苛禮言
先生疏慢世慢世故長於世。不慢者世其餘幾故
吾所云三德吾見有耳。先生不見有不有常有滑
常存常存常常生。凡吾所為生苦苦未襲。常耳。以
今乃庶且將服先生。卒天下道若入于忘道大夫

無乃稱蓋嘗討之士有五壽含沖葆真神交造化表節敦尚弘儒范世曰德壽裁成天地匡社稷法施奠於民曰澤壽立一言當于道文辭合符古人流於後曰名壽節脩其家敬其業慶延于孫仍仍長發自世上壽康體强行過期不衰席首國表人瞻曰年壽先生殆其三焉三壽上壽也道民操杖几從諸大夫滁三爵奉大夫三壽先生曰太史占壽星經斗女吳牛次也龍沙道紀一千二百四十年今其時也先生首應其祥其壽永長為方來倡

有光

上贈張師母黄太淑人八十壽序

長春弱冠舉于通議大夫闇洞齋張先生之門先生時為脩吏賢有聲矣則因渴閘黄太淑人内相之賢太淑人故歸先生于文學下帷時職挈窮黽勉以茹荼斷表自劾優先生以居業起家進士令永淳豫臨海所至内行餝懸魚而外勤戴星盂嘗侍吾師曰吏大難吾所不至汙吾行窊職立咫尺㥯獨吾之官中治懃于業而當潛安舉案樂縞之

故不容我以私時引大義有古風也以故先生入
遷御史風烈著于臺又出眡三輔荊湘豫章閩官
業益著而宦游如其故則太淑人相如其故年且
六十餘如一日也操作紡績自以性之便攻苦厲
麄自以服之恒常曰吾何知廉婦吾無失吾故世
高門叔父少司徒宗父納言祭藩舅侍御而自視
泊如貴遊二十五年拜五　封如女時至先生懸
車屛不與家人問獨理工作益勤手一絲枲日夜
又如新婦時今年八十矣健飯齒髮不盡視聽不

褒行不以杖與里宗戚三四太夫人徜徉往來彌陀諸勝事婆娑神王自善也伯子國棠以孝廉出令白陽羈不得身上觴既盛集賓僚生儒與諸在大夫先生門屬私人爲詩篇文辭四海驛至白陽公拜授函望雲歌將母次致獻之乃心獨喜又念曰幸即壽康乎卷以勤不休吾懼無以慰母走千里屬道民子以衛生聞天下吾母若母也藉一言以恬養之道坐進乎長春拜命之辱起拜祝之辭又起曰然然則云必以逸之生乎造舟而維之盛

以水宮至安也而津莞何以不如曰涉之航云必
必以勞之伐生乎車之笠何以不如轂之壽喬松
搖搖巖危之巔何以被雪霜而千年生動物也動
而後生日生于晝息于夕人生于作息于止生陽
營其神息陰守其魄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不息能營營未有不能守者也不能則外而從
焉殉焉惱而膠焉汰多嗜焉凡吾生之為生耳而
求益于生曰祥曰强命之道殃外吾生而遁者也
自遁其生而幾欲長生生與其誰與生乎膏粱之

變出于汰不畜也而吾淑人畜决性于不仁之多不澹也而吾淑人澹賈餘非職之業猬精越神不守也而吾淑人在中之以守守而營營之未嘗營也營乃以生故相與偕生八十年而生不勤彼其甘焉若日用飲食適即解乎而人以為真勤行也其勤也佚其生也息其合于道吾得之經矣曰治人莫若嗇惟嗇早服至樂性餘至静性廣曰上勤而行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至于勤以不匱而勞之圉乎則重傷之火不知從神者若卿士武公適

九十而耄抑詐以無以耄棄吾不遠遐勤庶事文王曰哉不遑彼其勤者形而寧者神兩不可以俱勤猶其不可以俱寧也高木深根標搖于風其外彌動內彌堅天地之以生息吹如是乎淑人既嗇且澹歛長無患一靜一動天地之間也坤有地道而用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曰仙曰壽

益生客對上壽淮陽郡尉張大人蓮汀先生

符予玄栖習生十年江以南以爲有道操几問生時集數百里高明貴游子弟爲大親觴年祝生抱筴乞言又往往承介至道言而非也數謝去淮陽郡尉張蓮汀先生故通家丈人行也詘仕顯功名有長者行年且七十門客上壽之筵及百其最暱賓婿子黨數十人狎事先生者因予季長明偕予益汝詣明經仲應斗孝廉賓來屬曰唯子孰先生又予善生予唯不阿唯藉予祝曰長生益敬謝唯唯夫益生曰祥道秘所禁也益在天惡受人益衛

生者全之而已容有越坐而揖曰其請問生聞上
神乘光挾龍傍日月而遊其次溟涬仙行拊鴻濛
敖五陵亘古固存文次延齡度筭百數十歲灌灌
不衰則世睹記時有也予云何居曰吾固獨河漢
方之士譸張遝情乎鴻書約也陰苻道德黃老家
正經上昇之說不見其言玄玄不竒谷神知常耳
矣不竒乃常常乃全全生者太上聖賢相禪之恒
服白天行自强不息脩身以立命也猶儒䟽安知
幻世而怯迂容曰然海大魚脩連山壽齊神若其

游廣也潤沚之鮒浮沙數寸長泳往來鹿化而白
鶴化而玄遺神也步丘文狐穴叢千年而化為人
元蔡夏游蓮葉冬闔甲伏于湫舒卷時也魁蜃沈
大水蛸蛑需需乃匿在石不其于形而其於生不
其於生其於壽必子云脩全之壽固且不以生而
以全曰然全有生生奚無全曰然兹惑焉子之言
生生與其生生與其全天與人與曰天也生人天
也人生亦天也人與天未始非一也一其不一以
一於一之謂全徵在牧馬鞭其後去其害而已矣

客曰然不貴乎有生生有樂爾樂生為生長樂為
壽故曰善生天遊逍遥而休休毋寧必與苦俱今
吾觀于治生也大無樂矣五勺之糜再移之布逃
于一丘特室盡卻人間之奉而身自執粗作苦鄭
圃之嬖漢之蘗之拾商山之采不穀於此達生
蒙者鄙於土木而自方以為倘佯生故渠必然古
真人上在帝王中富貴卿相下若黃髮憲老月存
曰秩不乏今者張丈人七十矣豈下而神王行不
杖食不祝視聽無衰房中之御歲一舉于固艾耆

枯据服官之餘也未嘗聞吉方而學生矣不謝人道之奉世俗之債居然如制形長生未有既也然者歸天乎人乎曰固也予烏知其所合天有先後命有消息人有贏詘理有乘減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滿招損謙受益亦天道也還象者契天召假者契人推移者契合豈於彼留於此柳於往引於來葵綸無端若有合焉互唱也互和也故萬物皆自命也桃李華而旻松栢欝而貞駱馬飽秣而肥野鹿甘薦而癯同穴之至一登于晃一韞于山勢

貴不足而絜年有餘吾少肩兩昆以泄丈人矣莊僖名御史大夫也三出賢而仲氏翩翩佳公子伯李應科甲乙𦚾仕而丈人老為選人奔趨劻勷郡縣間至勞苦功獨著行河活其魚方數百里天子嘉其功進服金紫主爵竟以資限遷乃乞還行刻尚而困名才簡練而屯施嫺於文阨於售動於吏抑於秩天之畀人之脩萬分不展一而抱質以老于里召象之推移不合則已合則丈人倘先後補益之乘云非乎命實假之外嗇而中羸之是

謂席之優生生用其優胡有既哉經曰無搖爾精無勞汝形神長守形可使長生嗇也唯嗇能優能全意發張大人乎生于貴介而無汰有持形者也慮獻蒿目而不答以詹其閟神也資言斐然其精成文也含英之華未有發泄也其仕不避難不早薄勞未始搖中也荒度活人贊生生也生生天也樂天而不營善生之道也長生何全哉善个而天益之矣故道有假脩有冥合假脩爰人冥合爰天吾獨不得乎天而慭假焉益之哉若之謂以苦行

畜也吾畜後丈人畜先故曰天有先後人有贏畜滿損謙益善受益者畜亦畜贏亦畜常居日損以待可益今請益丈人乎丈人七十矣八卦甲子周而貞起元剝來復玄乎微乎復乎希乎道冲而用之不盈復命元包之說也請為恬養請為天樂請蠲嗜屏御少私寡欲而行休行休全生而壽矣如是人受畜天還贏天受贏人還畜治人事天莫若嗇唯嗇重積德與天無極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慈感寺禪堂募印藏經題疏序

老氏曰多言數窮子曰天何言哉夫道一而已矣三氏行於世如列三光佛氏不一不得謂道道不得有異道故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佛初自四十二章入中國其言顯而隱玄而詣要而無不包合世出世旨乎神矣哉與孔氏二十篇道家八十一章同條並立矣至為三藏五千餘部慧牙餘食𥢶𥢶比于五車汗牛過之吾山之水測海之水鹵大則大矣匹乃非其源乎河

伯向若之歎抑嘗怪焉謂其溺而忘夫反雖然莊子曰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誰能不波道之後流為方士鼎爐黃白怪迂殺人儒之後百家紛然功利文辭爭道而馳至者華服而梵言眩彌甚耳不眩而不絕唯竺乾氏時時獨詎即大小義别揔之等真常弘明不昧為近是豈真慈為神應現化護持無窮實其闡教圓通詳盡無漏故令脩習者無他思議也天下之上智少而下愚多故言上者少而言下多語有之雖有金玉食人不如五穀

為其多而善養焉故金玉有偽五穀無偽吾何以知釋氏之教遠哉以此是所謂冥諦設非為利根道也夫釋自曹溪以來南宗北宗分二門曰頓曰漸頓者明以無明一了朝徹棄筏而渡漸者無明而明因緣悟習非津梁莫登也非位地莫進非聲聞莫入也頓之徒千劫不一漸之徒大地通是頓之利破着解縛其弊也使人處憍漏脫無翼而飛佻達怯持之士口實而竄之漸之害執而迷隅而不圓其日以進浸假而內化豁然見月無指訣大

通入不二法門無說無示又何知言之非不言言之
之為言乎然則三藏者凡以導海而入漸也太上
離之其下宜之其中者乘而濟之天下多中人安
得無筏而遊乎哉諸仁者善士作是觀已生懺悔
心生布施心生功德心生解脫心生精進心生不
住心因是可佛可道可儒可涅可清淨可在世
可出世化諸頑愚誕登道域戒以義公印經為之
勸首乎因是勸其勸頑諸在道發心歡喜勸從如
是